

# 一味圆子，半生乡愁

乔国山

不觉间，已迈进腊月的门，年味也一天比一天浓。我的心像被什么牵着，往记忆深处走。

记忆里的年味，是母亲做的豆腐圆子。尽管现在看来，这道菜很寻常，可在小时候却是家庭聚会上的压轴菜。只有逢年过节，或是家里来亲戚，母亲才舍得去街上买豆腐做圆子。不过，我吃得最过瘾的还得是过年时，那会儿母亲买的豆腐多，我也就能敞开了肚皮吃。

每逢年节将至，母亲便挎着篮子去街上的豆腐坊，买回五六块瓷实的老豆腐。回到家，她把篮子挂在檐下，让豆腐慢慢沥干水分。水滴顺着篮子滴答落下，伴随着厨房切葱姜的哒哒声，年节的序幕就此徐徐拉开。

母亲做豆腐有独特的手法。她先把沥干水分的豆腐用手揉碎，再加入少许淀粉和蛋清、葱白、姜黄，最后撒上一小撮盐、滴几滴酱油，搅拌均匀，直到所有食材都服帖地黏合在一起。抓一团豆腐泥放在掌心，左右对摔成团后，轻轻压成扁圆，如同大号荸荠状，再一个个摊铺在竹筛里。圆子快加工好时，母亲便会喊我过来点下数，说要好事成双，若有落单，就通过最后几个圆子的大小调节。

这时候，父亲已经在灶旁候着了。秸秆在灶膛里噼啪作响，锅里的菜籽油温升到七八成时，母亲用勺子把油顺着锅壁轻轻涂开。豆腐圆子从锅底向锅沿，一圈圈，挨个被贴在锅边。煎圆子需要文火，两面交替煎黄后就可

以起锅了。这时候，我已经迫不及待地吧脑袋凑到灶台边。母亲看着我的馋样，会用筷子夹起一个，吹冷后递给我，并嘱咐：“慢点吃，小心烫嘴！”我轻轻咬一口，外酥里嫩，软糯咸鲜！

圆子煎好，还需二次烹煮，才能成为压轴菜。把鹅黄的菜心放进锅里用油煸软，豆腐圆、木耳还有顺滑的豆腐皮次第入锅，加水 and 各式调料，慢火煨煮一刻钟。掀开厚实的木质锅盖，鲜香的白气窜起，豆腐圆子在咕嘟声里吸足汤汁，菜心、木耳、豆腐皮缠绕其间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端上桌，无需言语，盛宴开始，那一刻，仿佛为童年的“至味”找到了注脚。

工作后，离开老家，每逢年节回去，最后端上桌的总是那道红烧豆腐

圆子，一如既往地吧风卷残云地吃光，连浓稠的汤汁都被我泡饭吃了。

有一年，从小在城里长大的孩子回老家过年，大快朵颐之后，仰着脸问：“奶奶过年为什么非得吃这个呀？”母亲笑着答道：“豆腐谐音‘兜福’，圆子象征团圆，吃了它，咱们家就福气满满，团团圆圆！”

豆腐本是清淡之物，却能吸纳诸般滋味，无论浓淡，不分荤素，最后融为一团味觉盛宴。就如同母亲和记忆中的故乡，总是以温柔的底色，稳稳地托住我们的人生百味！时光流转，餐桌上的菜品越来越丰富，这道寓意幸福的圆子却从未缺席。无论我走多远，只要尝到这一口朴素的咸鲜，仿佛一脚就踏进了家门。

## 荠菜的冬天

徐龙宽

荠菜是一道乡野美味，我很喜欢。儿时在农村，春天挖荠菜是我期待的乐事。春风轻拂，田野像一块巨大的绿色绒毯，荠菜就隐匿其中。我满心欢喜地穿梭田间，不一会儿便能满载而归。回到家将荠菜洗净焯水后，简单地加入香油、盐、蒜碎，就是一盘凉拌荠菜，堪称人间至味。入口瞬间，鲜香在舌尖上舞动，仿佛整个春天都在口中绽放。

母亲还会把荠菜调成馅，包荠菜饺子。或者将荠菜切碎，加鸡蛋和面粉调匀，放在平底锅里烙成荠菜饼，每一种有荠菜的食物都变得美味。

前年夏天，我见路边有几棵荠菜结了种子，便摘了一些回去。第二年春天，我把荠菜种子撒在了小菜园里。野地里的荠菜茁壮生长，我种的荠菜却毫无动静，直到几场春雨过

后，荠菜才冒出地面，却很纤细，我浇水、施肥都无济于事，它们远没有路边的荠菜长得旺盛。我拔出一棵荠菜查看，它的根系稀少，而野外挖来的荠菜根系肥硕，像个小人参，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。

转眼到了深秋。我在小菜园附近打扫卫生时，发现院外的砖缝里密密麻麻长了一些小苗，仔细辨认竟是荠菜。它们如此弱小，叶片紧挨在一起，就像相互取暖的孩子。我不禁为它们担心起来，天气预报说再过两天，气温就会下降到零摄氏度，那将是多么寒冷啊！树木落叶，万物凋零，这些新生的荠菜恐怕也会被严寒冻死。

寒风吹来，天地间纷纷扬扬地飘起了大雪。清早，我将地面、砖缝里的落雪打扫得干干净净。此时的砖缝，除了一些枯黄的草叶，再无任何生机。

然而，当春风拂过，原本毫无生机的地面竟长出了许多荠菜，它们从砖缝里钻出来，昂扬向上，抽枝展叶，开出了白色的小花。拔出一棵，荠菜的根粗壮肥美，甚至比茎秆还要长。这不禁让我陷入沉思。

冬天里不见踪影的荠菜，原来并没有停止生长，它只是隐藏了叶片，悄悄地将力量汇聚到根系，在寒冷的冬日里，不断吸收大地的精华，努力延伸，等待来年的第一缕春风。怪不得我在春天种下的荠菜根系那么小！

荠菜的一生，像一部充满哲理的生命之书。逆境中，它懂得隐藏自己，将能量深藏于根系，默默承受严寒与困苦，不张扬、不抱怨。当顺境如春风般来临时，荠菜便迅速生长，展现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。这毫不起眼的植物，有时却能带给人深刻的道理。

## 那筐馒头，温暖了谁

胡敏

十多年前，我在油田工作时，邻居家的小女儿——老五，本名戴超兰，外号“袋鼠”和我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。那时的我们无忧无虑，油田的广阔天地成了我们肆意挥洒笑声的乐园。

老五是湖南省武冈县人，他父亲是油田工人，因为工作年限长可以带家眷，她便跟随父母来到了油田。老五幽默风趣，长着一双会察言观色的大眼睛，和她在一起，总是充满欢声笑语。

有一天吃过晚饭，夏日的微风带着丝丝凉意，老五邀我去她家一起过夜。那晚，平原的夏夜月色如水，银色的光辉洒满大地……我们俩躺在床上，像两只欢快的小鸟叽叽喳喳，天南海北地聊着。关于生活的小确幸，关于未来的憧憬，关于理想的追求……边聊天，边享受着难得的宁静与惬意。

我们正聊得热火朝天，门“吱呀”一声开了。老五妈妈端着一筐馒头，热气腾腾，清香扑鼻。老人家慈祥地说：“外面房间耗子多，我怕馒头被偷吃，就放在这儿吧。”说完就转身离开了，留下我们俩面面相觑，相视一笑。

老五眨了眨眼，调皮地说：“小胡，刚出锅的馒头可香了，快吃！”话音一落，我们俩便拿着馒头大口吃起来。那滋味至今难忘，馒头软糯香甜，带着老五妈妈的心意和温暖，仿佛能驱散所有的疲惫和烦恼。

我们边吃边聊，不知不觉间，一筐馒头只剩三四个。老五幽默地说：“我妈怕馒头在外边被耗子偷吃，结果在这被两只‘大猫’给吃了！”我接着她的话茬说：“是啊，这筐馒头到底温暖了谁？是耗子，还是我们？”说完，我俩又笑成了一团。

转眼间，十多年过去了，那份纯真的友谊和美好的回忆，依旧镌刻在我的心中。

老五，你现在还好吗？是否还记得那天夜晚，那筐馒头，和我们一起度过的欢快时光？愿你在远方的城市里，一切安好，幸福常伴。

## 童年的棉花街

于学强

我的童年，藏在棉花街里。

1945年5月19日（农历四月初八），我出生在四川省成都市一条叫棉花街的老街区。我在那里度过了美好的童年时光，8岁时随父母移居山东省青岛市，后又来到徐州定居。

棉花街是一条有丰富历史的老街。清代，棉花街因店铺多经营棉纱、棉絮、布匹等而得名，街上还有江西会馆、贵州会馆，是两地棉布商人的聚集地，有浓厚的商业氛围。清代中叶，武英殿大学士卓秉恬在棉花街修建了府邸，人称“相府”，棉花街也因此一度被称为“相府街”。另外，“相府”门前曾有一家“正兴园”，是当时最有名的川菜馆之一。

抗战时期，随着四川成都汽车拥有量的增加，棉花街逐渐成为川内汽修汽配第一街。新中国成立后，这里

还诞生了成都第一批公共汽车，以及全国第一辆双联式公共汽车和三联式公共汽车“锦江号”等。

新中国成立前，卓氏后代卓雨农就在“相府”坐堂问诊。他既是中医妇科大家，也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，肩负联络医务界人士的任务，由此和我父亲成了好朋友。我父亲1937年从大连博爱医学院毕业后，带着我母亲（两人是同学）来成都谋生，在成都春熙路开了一家于耀光诊所，这也是他搞社交活动的联络点。卓雨农和我父亲不仅是要好的朋友，也是家父当年曾为中共地下党员做掩护的见证者、知情人。

我的童年记忆中，这条老街的居民家多是带天井小院的二层楼，我家的房子在德茂里12号，也是这样。老街上有家茶馆生意很兴隆，我父亲经常

和卓雨农来这里品茗。茶馆的后院有棵千年银杏树，树冠一直覆盖到一墙之外的我家大门口。秋天，银杏叶落得厚厚一层，我们还在墙外捡拾落在地上的银杏。能听到茶馆里的嘈杂声，我那时就想，里面一定很热闹。

我家养了一条大黑狗，起名喜来，它是我的好朋友。我6岁时去读小学，它就常跟我一同去学校，我在教室里上课，它就趴在操场一角等我放学。

2000年8月，我去成都出差，没想到老街已不存在了。原来，1958年建东风路时，棉花街成为蜀都大道的一部分。如今，在地图上已找不到棉花街的名字，不过它的汽修汽配特色得以传承，上世纪80年代初，附近的纱帽街崛起为新的汽配一条街。

地理上的棉花街消失了，记忆中的棉花街却会永远留在我心里。